

## 路边“煮煮”

□ 蒋霖 (青岛,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)



刚认识我老婆的时候, 我们俩总琢磨着见面时吃点啥。有一次, 她心血来潮提议道: 我们去吃“煮煮”吧。我纳闷, 这“煮煮”到底是什么。待来到她心中最好吃的“煮煮”据点, 只见一顶红彤彤的陈旧帐篷下摆着两条长桌, 长桌中央是热气飘荡的田字形涮锅, 涮锅里的串串五颜六色琳琅满目。我心头恍然: 啥“煮煮”啊, 这不就涮串嘛!

老婆解释, 上学时和同学吃这个, 那时候给涮串起了“煮煮”这个名字。老婆是甘肃人, 西北人的方言爱用叠音词, 说碗叫“碗碗”, 小孩叫“娃娃”,

吃个馒头叫“馍馍”, 这个“煮煮”, 倒也符合她的语言习惯。比起涮串, “煮煮”更像个昵称, 带着亲昵, 带着那么一点可爱, 很快, 比我爱上自己的老婆更早一点, 我接受了“煮煮”。

“煮煮”的食材五花八门, 万物皆可涮。吃“煮煮”, 涮串的滋味只是其中一味, 陌生人围桌共食的人情味亦可慢慢细品。你递我纸巾, 我帮你拿酱料, 我煮的串被你吃了, 无妨, 再煮几串就是, 你俩要坐一起, 也无妨, 我挪挪凳子就有了你们的位置。

冬天的夜晚, 下了班, 车停路边, 呵着白气, 裹着厚厚的冬衣到路边

篷里吃“煮煮”, 更是别有一番情调。白炽灯落雪一般洁白光晕的呵护下, 田字锅热气蒸腾, 白雾散漫, 人和人尽管挨得很近, 蓦然间却也有了一种朦胧感。此时此刻, 不管是男人看女人, 还是女人看男人, 都像加了一层滤镜, 会突然感觉对方比平时好看那么一点点。红彤彤的帐篷外寒风呼啸, 红彤彤的帐篷里温暖如春, 老婆每煮一样串串, 总不忘给我的碟子里分一点, 寒冷加剧的饥饿感很快被老婆的投喂熄灭。在“饥寒交迫”中分享食物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, 会让人感到惺惺相惜, 甚至油然而生相依为命的怜爱。

## 初识铜板画

□ 尹画 (上海, 白领)



去无锡惠山古镇闲逛时, 在古镇入口瞥见了朱炳仁铜雕艺术馆。铜雕能幻化出怎样的艺术品? 一时好奇难耐, 便抬脚走了进去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一幅《燃烧的向日葵》。艺术家以熔铜手法, 对梵高的《向日葵》进行了全新的艺术解读。那些流淌的铜液, 仿佛凝固的火焰, 在冷硬的金属中烧出了生命的热度, 既是向大师致敬, 又是一次大胆的燃烧与重生。

馆里还藏着个非遗“铜板画”体验中心, 花上十块钱, 就能亲手做一幅属于自己的铜板画。步骤并不复杂: 先把薄薄的铜板铺在带凸起图案的木质模具上, 拿小锤子敲敲打打几分钟, 每一下都让铜板与模具贴合得更紧密, 渐渐地, 手指能感觉到铜板背面凸起的纹路。再用刷子在图案上反复摩擦, 让铜的本色慢慢从氧化层下显露出来, 一幅作品便成了。

其中有幅铜板画《婚书》深得我心,

上面刻着民国婚书里的句子: “两姓联姻, 一堂缔约。良缘永结, 匹配同称。看此日桃花灼灼, 宜室宜家; 卜他年瓜瓞绵绵, 尔昌尔炽。谨以白头之约, 书向鸿笺, 好将红叶之盟, 载明鸳谱。”每个字的笔画都在铜面上微微隆起, 用手指摩挲时, 仿佛能触到时光流逝的痕迹。字里行间满是温婉的文化意蕴, 越品越有味道。原来金属也可以这样温柔, 将誓言铸成可以触摸的永恒。